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五十一卷 眾名姬春風弔柳七

北闕休上詩，南山歸敝廬。
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。
白髮催年老，青陽逼歲除。
永懷愁不寐，松月下窗虛。

這首詩，乃唐朝孟浩然所作。他是襄陽第一個有名的詩人，流寓東京，宰相張說甚重其才，與之交厚。一日，張說在中書省入直，草應制詩，苦思不就，遣堂吏密請孟浩然到來，商量一聯詩句。正爾烹茶細論，忽然唐明皇駕到。孟浩然無處躲避，伏於牀後。明皇早已瞧見，問張說道：「適才避朕者，何人也？」張說奏道：「此襄陽詩人孟浩然，臣之故友。

偶然來此，因布衣，不敢唐突聖駕。」明皇道：「朕亦素聞此人之名，願一見之。」孟浩然只得出來，拜伏於地，口稱死罪。明皇道：「聞卿善詩，可將生平得意一首，誦與朕聽。」孟浩然就誦了《北闕休上詩》這一首。明皇道：「卿非不才之流，朕亦未為明主，然卿自不來見朕，朕未嘗棄卿也。」當下龍顏不悅，起駕去了。次日，張說入朝，見帝謝罪，因力薦浩然之才，可充館職。明皇道：「前朕聞孟浩然有『流星澹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』之句，何其清新！又聞有『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樓』之句，何其雄壯！昨在朕前，偏述枯槁之辭，又且中懷怨望，非用世之器也。宜聽歸南山，以成其志！」由是終身不用，至今人稱為孟山人。後人有詩歎云：

新詩一首獻當朝，慾望榮華轉寂寥。
不是不才明主棄，從來貴賤命中招。

古人中有因一言拜相的，又有一篇賦上遇主的。那孟浩然只為錯念了八句詩，失了君王之意，豈非命乎？

如今我又說一樁故事，也是個有名才子，只為一言詞上，誤了功名，終身坎■，後來顛到成了風流佳話。那人是誰？說起來，是宋神宗時人，姓柳名永，字耆卿。原是建寧府崇安縣人氏，因隨父親作宦，流落東京。排行第七，人都稱為柳七官人。年二□五歲，丰姿灑落，人才出眾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至於吟詩作賦，尤其本等。還有一件，最其所長，乃是填詞。怎麼叫做填詞？假如李太白有《憶秦娥》、《菩薩蠻》，王維有《鬱輪袍》，這都是詞名，又謂之「詩餘」，唐時名妓多歌之。至宋時，大晟府樂官博採詞名，填腔進御。這個詞，比切聲調，分配□二律，其某律某調，句長句短，合用平上去入四聲字眼，有個一定不移之格。作詞者，按格填入，務要字與音協，一些杜撰不得，所以謂之填詞。那柳七官人，於音律裡面第一精通，將大晟府樂詞，加添至二百餘調，真個是詞家獨步。他也自恃其才，沒有一個人看得入眼，所以縉紳之門，絕不去走，文字之交，也沒有人。終日只是穿花街，走柳巷，東京多少名妓，無不敬慕他，以得見為榮。

若有不認得柳七者，眾人都笑他為下品，不列姊妹之數。所以妓家傳出幾句口號，道是：

不願穿綾羅，願依柳七哥；
不願君王召，願得柳七叫；
不願千黃金，願中柳七心；
不願神仙見，願識柳七面。

那柳七官人，真個是朝朝楚館，夜夜秦樓。內中有三個出名上等的行首，往來尤密。一個喚做陳師師，一個喚叫趙香香，一個喚做徐鞏鞏。這三個行首，賠著自己錢財，爭養柳七官人。怎見得？有《戲題》一詞，名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調笑師師最慣，香香暗地情多，鞏鞏與我煞脾和，獨自窩盤三個。「管」字下邊無分，「閉」字加點如何？權將「好」字自停那，「奸」字中間著我。

這柳七官人，詩詞文彩，壓於朝士，因此近侍官員雖聞他恃才高傲，卻也多少敬慕他的。那時天下太平，凡一才一藝之士，無不錄用。有司薦柳永才名，朝中又有人保奏，除授浙江管下餘杭縣宰。這縣宰官兒，雖不滿柳耆卿之意，把做個進身之階，卻也罷了，只是捨不得那三個行首。時值春暮，將欲起程，乃制《西江月》為詞，以寓惜別之意：

鳳額繡簾高卷，獸鈿朱戶頻搖。兩竿紅日上花梢，春睡厭厭難覺。如夢狂隨飛絮，閒愁濃勝香醪。不成兩暮與雲朝，又是韶光過了。

三個行首，聞得柳七官人浙江赴任，都來餞別。眾妓至者如雲，耆卿口占《如夢令》云：

郊外綠陰千里，掩映紅裙□隊。惜別語方長，車馬催人速去。偷淚，偷淚，那得分身應你！

柳七官人別了眾名姬，攜著琴劍書箱，扮作遊學秀士，迤邐上路。一路觀看風景，行至江州，訪問本處名妓。有人說道：「此處只有謝玉英，才色第一。」耆卿問了住處，逕來相訪。玉英迎接了，見耆卿人物文雅，便邀入個小小書房。耆卿舉目看時，果然擺設得精緻。但見：

明窗淨几，竹榻茶爐。牀間掛一張名琴，壁上懸一幅古畫。香風不散，寶爐中常熱沉檀；清風逼人，花瓶內頻添新水。萬卷圖書供玩覽，一枰棋局佐歡娛。

耆卿看他桌上，擺著一冊書，題云：「柳七新詞」。檢開看時，都是耆卿平日的樂府，蠅頭細字，寫得齊整。耆卿問道：「此詞何處得來？」玉英道：「此乃東京才子柳七官人所作，妾平昔甚愛其詞，每聽人傳誦，輒手錄成帙。」耆卿又問道：

「天下詞人甚多，卿何以獨愛此作？」玉英道：「他描情寫景，字字逼真，如《秋思》一篇末云：『黯相望，斷鴻聲裡，立盡斜陽。』《秋別》一篇云：『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曉風殘月。』此等語，人不能道。妾每誦其詞，不忍釋手，恨不得見其人耳。」

耆卿道：「卿要識柳七官人否？只小生就是。」玉英大驚，問其來歷。耆卿將餘杭赴任之事，說了一遍，玉英拜倒在地，道：「賤妾凡胎，不識神仙，望乞恕罪。」置酒款待，慇懃留宿。

耆卿深感其意，一連住了三、五日，恐怕誤了憑限，只得告別。玉英□分眷戀，設下山盟海誓，一心要相隨柳七官人，侍奉箕帚。耆卿道：「赴任不便，若果有此心，俟任滿回日，回到長安。」玉英道：「既蒙官人不棄，賤妾從今為始，即當杜門絕客以待，切勿遺棄，使妾有《白頭》之歎。」耆卿索紙，寫下一詞，名《玉女搖仙佩》。詞云：

飛瓊伴侶，偶別珠宮，未返神仙行綴。取次梳妝，尋常言語，有得幾多姝麗？擬把名花比，恐傍人笑我談何容易。細思算，奇葩豔卉，惟是深紅淺白而已。爭如這多情，占得人間千嬌百媚。須信畫堂繡閣，皓月清風，忍把光陰輕棄。自古及今，佳人才子，少得當年雙美。且恁相偎倚，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。願奶奶蘭心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。

為盟誓，今生斷不辜鴛被。

耆卿吟詞罷，別了玉英上路。

不一日，來到姑蘇地方，看見山明水秀，到個路旁酒樓上，沽飲三杯。忽聽得鼓聲齊響，臨窗而望，乃是一群兒童，掉了小船，在湖上戲水彩蓮。口中唱著吳歌，云：

彩蓮阿姐鬥梳妝，好似紅蓮搭個白蓮爭。紅蓮自道顏色好，白蓮自道粉花香。粉花香，粉花香，貪花人一見便來搶。紅個也忒貴，白個也弗強。當面下手弗得，和你私下商量。好像荷葉遮身無人見，下頭成藕帶絲長。

柳七官人聽罷，取出筆來，也做一支吳歌，題於壁上。歌云：

□里荷花九里紅，中間一朵白松松。白蓮則好摸藕吃，紅蓮則好結蓮蓬。結蓮蓬，結蓮蓬，蓮蓬生得忒玲瓏。肚裡一團清趣，

外頭包裹重重。有人吃著滋味，一時劈破難容。只圖口甜，那得知我心裡苦？開花結子一場空。

這首吳歌，流傳吳下，至今有人唱之。

卻說柳七官人過了姑蘇，來到餘杭縣上任，端的為官清正，訟簡詞稀。聽政之暇，便在大滌、天柱、由拳諸山，登臨遊玩，賦詩飲酒。這餘杭縣中，也有幾家官妓，輪番承直，但是訟牒中犯著妓者名字，便不准行。妓中有個周月仙，頗有姿色，更通文墨。一日，在縣衙唱曲侑灑，柳縣宰見他似有不樂之色，問其緣故。月仙低頭不語，兩淚交流。縣宰兩三盤問，月仙只得告訴。

原來月仙與本地一個黃秀才，情意甚密，月仙一心只要嫁那秀才，奈秀才家貧，不能備辦財禮。月仙守那秀才之節，誓不接客。老鴇再三逼迫，只是不從，因是親生之女，無可奈何。黃秀才書館與月仙只隔一條大河，每夜月仙渡船而去，與秀才相聚，至曉又回。同縣有個劉二員外，愛月仙丰姿，欲與歡會。月仙執意不肯，吟詩四句道：

不學路旁柳，甘同幽谷蘭。

游蜂若相詢，莫作野花看。

劉二員外心生一計，囑付舟人，教他乘月仙夜渡，移至無人之處，強姦了他，取個執證回話，自有重賞。舟人貪了賞賜，果然乘月仙下船，遠遠撐去。月仙見不是路，喝他住舡。那舟人那裡肯依？直搖到蘆花深處，僻靜所在，將船泊了，走入船艙，把月仙抱住，逼著定要雲雨。月仙自料難以脫身，不得已而從之。雲收雨散，月仙惆悵，吟詩一首：

自恨身為妓，遭污不敢言。

羞歸明月渡，懶上載花船。

是夜，月仙仍到黃秀才館中住宿，卻不敢聲告訴，至曉回家。其舟人記了這四句詩，回覆劉二員外。員外將一錠銀子賞了，舟人去了，便差人邀請月仙家中侑酒。酒到半酣，又去調戲月仙，月仙仍舊推阻。劉二員外取出一把扇子來，扇上有詩四句，教月仙誦之。月仙大驚，原來卻是舟中所吟四句，當下頓口無言。劉二員外道：「此處牙牀錦被，強似蘆花明月，小娘子勿再推托。」月仙滿面羞慚，安身無地，只得從了劉二員外之命。以後劉二員外日逐在他家占住，不容黃秀才相處。

自古道：「小娘愛俏，鴇兒愛鈔。」黃秀才雖然儒雅，怎比得劉二員外有錢有鈔？雖然中了鴇兒之意，月仙心下只想著黃秀才，以此悶悶不樂。今番被縣宰盤問不過，只得將情訴與。柳耆卿是風流首領，聽得此語，好生憐憫。當日就喚老鴇過來，將錢八千付作身價，替月仙除了樂籍。一面請黃秀才相見，親領月仙回去，成其夫婦。黃秀才與周月仙拜謝不盡。正是：

風月客憐風月客，有情人遇有情人。

柳耆卿在餘杭三年，任滿還京。想起謝玉英之約，便道再到江州。原來謝玉英初別耆卿，果然杜門絕客。過了一年之後，不見耆卿通問，未免風愁月恨；更兼日用之需，無從進益，日逐車馬填門，回他不脫；想著五夜夫妻，未知所言真假，又有閒漢從中攪撥，不免又隨風倒舵，依前接客。有個新安大賈孫員外，頗有文雅，與他相處年餘，費過千金。耆卿到玉英家詢問，正值孫員外邀玉英同往湖口看船去了。耆卿到不遇，知玉英負約，怏怏不樂，乃取花箋一幅，制詞名《擊梧桐》。詞云：

香靨深深，姿姿媚媚，雅格奇容與天。自識伊來便好看承，會得妖燒心素。臨岐再約同歡，定是都把平生相許。又恐恩情易破難成，未免千般思慮。

近日重來，空房而已，苦沒切切言語。便認得聽人教當，擬把前言輕負。見說蘭台宋玉，多才多藝善詞賦。試與問朝朝暮暮，行雲何處去？

後寫：「東京柳永訪玉卿不遇漫題。」耆卿寫畢，念了一遍，將詞箋貼於壁上，拂袖而出。回到東京，屢有人舉薦，升為屯田員外郎之職。東京這班名姬，依舊來往。耆卿所支俸錢，及一應求詩求詞饋送下來的東西，都在妓家銷化。

一日，正在徐鞏家積翠樓戲耍，宰相呂夷簡差堂吏傳命，直尋將來，說道：「呂相公六日庭辰，家妓無新歌上壽，特求員外一闋，幸即揮毫，以便演習。蜀錦二端，吳綾四端，聊充潤筆之敬，優乞俯納。」耆卿允了，留堂吏在樓下酒飯，問徐鞏鞏有好紙否。徐鞏鞏在篋中，取出兩幅芙蓉箋紙放於案上。耆卿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拂開一幅箋紙，不打草兒，寫下《千秋歲》一闋云：

泰階平了，又見三台耀。烽火靜，攬槍掃。朝堂著碩輔，樽俎英雄表。福無艾，山河帶礪人難老。渭水當年釣，晚應飛熊兆；同一呂，今偏早。烏紗頭未白，笑把金樽倒。人爭羨，二日四遍中書考。

耆卿一筆寫完，還剩下芙蓉箋一紙，餘興未盡，後寫《西江月》一調，云：

腹內胎生異錦，筆端舌噴長江。縱教匹絹字難償，不屑與人稱量。我不求人富貴，人須求我文章。

風流才子占詞場，真是白衣卿相。

耆卿寫畢，放在桌上。

恰好陳師師家差個侍兒來請，說道：「有下路新到一個美人，不言姓名，自述特慕員外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今在寒家奉候，乞即降臨。」耆卿忙把詩詞裝入封套，打發堂吏，動身去了，自己隨後往陳師師家來。一見了那美人，吃了一驚。那美人是誰？正是：著意尋不見，有時還自來。

那美人正是江州謝玉英。他從湖口看舡回來，見了壁上這只《擊梧桐》詞，再三諷詠，想著耆卿果是有情之人，不負前約，自覺慚愧。瞞了孫員外，收拾家私，僱了船隻，一逕到東京來，問柳七官人。聞知他在陳師師家往來極厚，特拜望師師，求其引見耆卿。當時分明是斷花再接，缺月重圓，不勝之喜。陳師師問其詳細，便留謝玉英同住。玉英怕不穩便，商量割東邊院子另住。自到東京，從不見客，只與耆卿相處，如夫婦一般。耆卿若往別妓家去，也不阻擋，甚有賢達之稱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耆卿匆忙中，將所作壽詞封付堂吏，誰知忙中多有錯，一時失於點檢，兩幅詞箋都封了去。呂丞相拆開封套，先讀了《千秋歲》調，倒也歡喜。又見《西江月》調，少不得也念一遍，念到「縱教匹絹字難償，不屑與人稱量」，笑道：「當初裴晉公修福光寺，求文於皇甫湜，湜每字索絹三匹。此子嫌吾酬儀太薄耳。」又念到「我不求人富貴，人須求我文章」，大怒道：「小子輕薄，我何求汝耶？」從此銜恨在心。柳耆卿卻是疏散的人，寫過詞，丟在一邊了，那裡還放在心上。

又過了數日，正值翰林員缺，吏部開薦柳永名字。仁宗曾見他增定大晟樂府，亦慕其才，問宰相呂夷簡道：「朕欲用柳永為翰林，卿可識此人否？」呂夷簡奏道：「此人雖有詞華，然恃才高傲，全不以功名為念。見任屯田員外，日夜留連妓館，大失官箴。若重用之，恐士習由此而變。」遂把耆卿所作《西江月》詞誦了一遍。仁宗皇帝點頭。早有知諫院官打聽得呂丞相銜恨柳永，欲得逢迎其意，連章參劾。仁宗御筆批著四句道：

柳永不求富貴，誰將富貴求之？

任作白衣卿相，風前月下填詞。

柳耆卿見罷了官職，大笑道：「當今做官的，都是不識字之輩，怎容得我才子出頭？」因改名「柳三變」，人都不會其意。柳七官人自解說道：「我少年讀書，無所不窺，本求一舉成名，與朝家出力。因屢次不第，牢騷失意，變為詞人，以文彩自見，使名留後世足矣。何期被薦，頂冠束帶，變為官人。然浮沉下僚，終非所好，今奉旨放落，行且逍遙自在，變為仙人。」從此益放曠不檢，以妓為家，將一個手板上寫道：

「奉聖旨填詞柳三變。」欲到某妓家，先將此手板送去，這一家便整備酒肴，伺候過宿。次日，再要到某家，亦復如此。凡所作小詞，落款書名處，亦寫「奉聖旨填詞」五字，人無有不笑之者。如此數年。

一日，在趙香家，偶然晝寢，夢見一黃衣吏從天而下，說道：「奉玉帝敕旨，《霓裳羽衣曲》已舊，欲易新聲，特借重仙筆，即刻便往。」柳七官人醒來，便討香湯沐浴，對趙香道：「適蒙上帝見召，我將去矣。各家姊妹可寄一信，不能候之相見也。」言畢，瞑目而坐。香視之，已死矣。慌忙報知謝玉英，玉英一步一跌的哭將來。陳師師、徐鞏鞏兩個行首，一時都到。又

有幾家曾往來的，聞知此信，也都來趙家。

原來柳七官人，雖做兩任官職，毫無家計。謝玉英雖說跟隨他終身，到帶著一家一火前來，並不費他分毫之事。今日送終時節，謝玉英便是他親妻一般。這幾個行首，便是他親人一般。當時陳師師為首，斂取眾妓家財帛，製買衣裳棺槨，就在趙家殯殮。謝玉英衰經做個主喪，其他三個的行首，都聚在一處，帶孝守墓。一面在樂游原上，買一塊隙地起墳，擇日安葬。墳上豎個小碑，照依他手板上寫的，增添兩字，刻云：「奉聖旨填詞柳三變之墓。」出殯之日，官僚中也有相識的，前來送葬。只見一片縞素，滿城妓家無一人不到，哀聲震地。那送葬的官僚，自覺慚愧，掩面而返。

不逾兩月，謝玉英過哀，得病亦死，附葬於柳墓之旁。亦見玉英貞節，妓家難得，不在話下。

自葬後，每年清明左右，春風駘蕩，諸名姬不約而同，各備祭禮，往柳七官人墳上，掛紙錢拜掃，喚做「弔柳七」，又喚做「上風流冢」。未曾「弔柳七」、「上風流冢」者，不敢到樂游原上踏青。後來成了個風俗，直到高宗南渡之後，此風方止。後人有詩題柳墓云：

樂游原上妓如雲，盡上風流柳七墳。

可笑紛紛縉紳輩，憐才不及眾紅裙。